图书馆发展变革中的思维表达、应用与演进*

毛平[1] 王铮[1,2] 蒋星[2]
[1]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南京 210023 [2]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西安 710127

摘 要：[目的/意义]图书馆学研究中出现的关于思维的表达论述，为解读图书馆变革提供了除技术、制度之外的一种新视角。通过梳理典型的思维表达及其应用情境、变化规律，更好地把握图书馆的发展变革过程。[方法/过程]系统梳理图书馆学专业文献上关于思维的研究，解析形成可供计量的思维表达标引，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对其时间分布、场景分布、表达强度与变化规律进行分析。[结果/结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思维表达数量自2011年开始快速增长，首要应用于图书馆服务、资源建设、领导管理等领域，当前的思维表达持续体现出解构与重构性，本土化与专业化的倾向日益明显。

关键词：思维 观念 图书馆变革 互联网思维 数据思维
分类号：G250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19.002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在图书馆实践和研究中，引入了很多以"思维"冠名的概念和表述，诸如互联网思维、数据思维、生态思维、跨界思维、设计思维、工程思维等表达层出不穷，不一而足。图书馆界这种对于新思维的关注、提炼、迁移和推介，既不同于以往对特定新技术的采纳，也不同于对具体新方法、新制度的引入，而是自成一派，涉及并反映了图书馆发展变革过程中观念层面的变化。

图书馆的发展是技术变革、制度创新与观念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图书馆界对于思维话题的新一轮关注与讨论，有其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为解读图书馆发展变革提供了除技术、制度之外的一种新视角。

但是，目前图书馆领域对于"思维"的已有研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表面化""孤立化"和"静态化"3个方面：①"表面化"是指对于思维的理解停留于字面，没有深入把握其本质、动因与深层影响，导致一些术语虽冠名以"思维"，却有文字组合与概念炒作之嫌，或是一些对图书馆有重要价值的思维模式被滥用或"庸俗化"[1]；②"孤立化"是指零散地谈论某项思维，而没有和图书馆具体的技术环境、制度环境相结合，忽视图书馆发展中的其他因素，而过分夸大思维的功效，仿佛一种新思维就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③"静态化"是指瞩目于一时的思维风潮，而没有将这些思维置于纵深的观念演化进程中进行考察。如果缺乏历史眼光与历史纵深，那么可能会使图书馆领域像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一样总是处于"阵发性悸动"之中[2]，当处在各种新思维爆发的"风口浪尖"，容易陷入"随波逐流"的跟风状态，或盲目追逐涌现新名词、新概念的一波波"后浪"，进而丧失对于主流趋势的把控与主导。

因此，需要深入、立体、动态地考察近年来引入到图书馆领域的各种思维，将其置于图书馆职业已有的思想脉络和外在环境中加以审视，这样才能充分了解新思维所带来的改变和影响。而在对已有机理和机体缺乏深刻理解的情况下就强行生硬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概念移植，很可能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甚至带来反效果。

在上述背景下，本研究试图提供一种考察图书馆发展变革的新视角，即图书馆发展过程中思维的表达、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项目"知识市场视角下新兴知识服务模态比较与图书馆应对策略"（项目编号：2018M630054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面向STEAM教育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机制与实施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YJC70024）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毛平（ORCID：0000-0002-9766-9733），博士研究生；王铮（ORCID：0000-0001-5727-5935），讲师，博士后，通讯作者，E-mail：wangzheng1203@163.com；蒋星（ORCID：0000-0001-5172-5720），本科生。
收稿日期：2019-10-29 修回日期：2020-06-03 本文起止页码：15-23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应用与演进。思维作为一种心智活动,需要通过一定的表达方式才能体现出来[3]。在本研究中,选择图书馆学专业文献作为思维表达的载体,系统收集和梳理了近 40 年以来国内图书馆界关于思维的研究文献论述,借助文献计量方法与内容分析法,以呈现其内容特征和变化情况,同时结合相应案例,说明有关思维在图书馆发展变革中的应用。综上,本文主要将回答以下 3 个问题:①在图书馆发展变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思维表达,这些表达表现出什么样的内涵与特征? ②这些思维表达如何体现或用于图书馆的发展变革情境中? ③这些思维表达随着时间发展,在文献指标层面有什么变化,在实践层面体现出何种演进规律?

2 相关理论基础与概念说明

在理论基础部分,将针对上述图书馆领域思维研究的"表面化""孤立化""静态化"局限,从理论层面诠释以下问题:

2.1 图书馆领域思维研究的深入化:发掘思维表达所反映的观念变化

将图书馆领域的思维研究引向深入,需要发掘思维表达所反映出的观念变化。2018 年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陈超指出,面对新时代最重要的是"改变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一切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真正改变思维方式,才能去应对新问题、新挑战[4]。思维是人们头脑中活动着的精神智力过程[5],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和概括的反映。宏观地说,思维与客观"存在"相对,指意识和精神[6]。

思维与观念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7]。思维方式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即观念)。观念是思维过程的产物,思维的异质性导致了观念的分野[6];同时,已有观念又可以成为思维的基础、铺垫与前奏[8-9],一定时期内的思维活动以已有观念为依据,受到已有观念的支配[5];而观念转型的过程可以衍生出更多新的思维方式[7]。

因此,当前图书馆界各种思维表达的涌现,正反映了图书馆观念领域可能发生的转变。观念领域的变革对于图书馆的转型发展至关重要,于良芝在论述图书馆发展策略时,就将观念策略置于首要位置,即图书馆需要调整自己的理念、思想、价值观等,使职业观念和目标在特定时期或从长远看能赢得最大的社会共鸣和支持,从而促进整体事业的发展[10]。

此外,观念领域的变革往往也伴随着职业内部的彷徨、困惑、冲突甚至风险,我们面对各种新思维,需要有冷静的态度,谨慎评估其深层次影响。陈传夫、陈一在论及图书馆转型及其风险前瞻时,就将"价值风险"与"投资风险""运营风险""技术风险""政策风险"并列为图书馆转型面临的五大风险[11],其中价值风险正是涉及到观念领域的变化,例如对图书馆社会价值、图书馆权威性、图书馆传统服务的认识面临挑战或发生偏移,很可能增加整体事业发展的不确定性,甚至"失去焦点"或"失去根基"。

由于观念的范畴过于宏大、难于捕捉,且观念与思维具有上述关系,图书馆界的思维表达作为一种显性指标,可以成为我们观察观念变化的窗口。

2.2 图书馆领域思维研究的立体化:发掘技术、制度与观念的联动关系

为了避免孤立、片面地看待思维要素,需要将其与图书馆发展中的其他变革要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技术层面的革新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图书馆所处的信息交流与传播领域冲击甚大;而对于新技术的采纳和推广则需要伴随管理策略、治理机制的完善与优化,由此推动图书馆管理及组织制度层面的创新,这可能是一个长期协调、适应与博弈的过程;与之相比,观念层面的改变或许是一个更加潜移默化且影响深远的过程,触及图书馆作为一类专业/职业(as profession)的哲学基础和心智模式、作为一种机构/制度(as institution)的文化属性、作为一种空间/场所(as place)的氛围格调、作为一项服务/职能(as service)的价值判断等。

人们对于技术、制度、观念的认识是逐步递进深化的。诺斯曾经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尽管诺斯的理论是在社会经济领域进行叙事的,但诺斯本人也指出了其制度理论在更广范围内的潜在适用价值[12]。在其制度思想后期,诺斯更加关注人类心智、认知过程、信念结构对于制度生成和制度变迁的影响[13],他认为观念、教义、时尚等认知因素是制度变迁的一种动力来源。制度变迁的认知理论强调,个体认知决定其行为,认知因素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存在形态,会影响到正式制度的实施结果[14],在制度演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思维正是一种重要的认知因素。

在制度演化进程中,往往还会面临制度的路径依赖与制度锁定问题,即当原有制度一旦嵌入某种路径或结构,就可能按照固有的惯性前进,在一定时期内自我强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制度内行动者群体的"思维定势"[15]。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不仅具有惯性

倾向,而且具有人群性[15],因层次领域(如国家或民族、群体、学科门类及个人)的不同而出现差异[16]。作为一类专业/职业,由于从业者的思维在共同的核心理念、外在环境以及特定群体中得到培养,因此也容易形成一定时期内特有的思维模式。图书馆就是一种职业思维定势表现较为明显的机构,例如张晓林在关于研究型图书馆服务模式转型的论述中,提出相比许多技术挑战,建立支持用户开放知识服务创新的"思维方式"更为重要[17]。

由此可以看出,关注图书馆思维领域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改善思维层面本身,而是通过改变思维来促进制度环境的优化,而在善治环境中,才能更好地接纳与融入各类技术方法,从而形成观念、制度、技术等三元驱动的图书馆发展变革良性循环。

2.3 图书馆领域思维研究的动态化:发掘图书馆发展过程中思维的演化规律

在图书馆的发展变革中,上述观念、制度、技术等要素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处在动态变化中。近年来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图书馆变革过程中不同要素的演进历程。例如关于技术要素,有学者认为从技术史中可以找到以往被忽视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律[18];再如关于制度要素,有学者从制度演进的角度分析了中外多种类型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并且关注图书馆制度生成的历史源流、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试图从中寻求一种比较分析图书馆发展模式的参考坐标[19－21]。相比之下,对于图书馆发展中观念要素的历时性研究还有许多尚待探索的空间。已有和图书馆相关的思想史研究多关注从古代到近代的学科、学术和学人思想,而缺乏对现当代本土图书馆机构实践中思维的关注,同样缺失与现代接近的历史的研究[22－23]。

而且,同技术领域的"摩尔定律"相类似,近年来新思维的涌现、新思潮的激荡也越来越频繁,一些传统观念开始面临变革的临界点。各种新名词往往以颠覆传统认知的形象出现,令实践者目不暇接。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发掘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演化规律,发挥理论的描述、解释、批判和预测作用。正如复杂网络领域"无尺度网络"的创立者巴拉巴西(A. Barabási)指出的,社会发展并不是完全随机偶然或不可预测的,而是存在着一种有序模式,这种模式称为"爆发"(burst),即在很长的一段沉默期之后在短期内突然密集发生。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只要遵循幂律分布,就会出现爆发点,而在当前环境下,藉由数据、科学、技术的"聚合",社会发展进程被空前数字化、公式化、模型化,使得这种"爆发"模式更容易被理解、预测乃至控制,让我们具有了预见未来的"新思维"[24]。

巴拉巴西所描述的这种"聚合"在图书馆所在的信息交流与传播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我们也可能处在一个新的爆发期,这其中不仅包括新技术的爆发,也包括新思维的爆发。需要以历史和发展眼光把握好这一时间节点。

3 研究方法

如前文所述,思维本身是一种心智活动,需要依托于一定的载体进行表达和传播。在分析图书馆界的思维演进时,也需要寻找一种便于观察的样本对象。在思维的载体中,语言是实现思维、巩固和传达思维成果最重要的工具;思维成果凭借语言记录、固定下来,通过语言而得以表达和传播,使它们代代相传和积累,并使思维能够在继承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25]。

学术文献是用遵循专业话语规范的学术语言书写,其本质上带有一个时期内的专业思维特点。学术期刊作为学界交流的主要平台,方便了解学科体系发展动向,促进知识传播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26]。在图书馆学专业学术期刊中,近几十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以"思维"作为题名的学术论文(近期典型的如论述"互联网思维"在图书馆的应用),它们是对于图书馆界思维的专门论述和高度概括。本研究将"图书馆"与"思维"作为篇名检索词,选择 CNKI 期刊全文库作为数据来源,在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领域检索获得文献 445 篇,其中最早的论文发表于 1985 年,检索日期截止到 2020 年 5 月,时间跨度超过 30 年。由于文献样本时间跨度大,而样本数量适中,文献内容主题凝聚,适用于作为本研究分析的对象。

针对收集到的文献,采取内容分析与文献计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过程中采用的内容编码表如表 1 所示。通过对论文发表时间字段的统计,以反映思维表达的历时性变化。抽取出每篇论文中的"思维表达",即文献中对于某种思维模式或思维类型的概括,形成可供计量统计的标引,这一类的标引如场景思维、设计思维、数据思维等。有时一篇文献可能形成多个标引,例如论述互联网思维的文献可能论及了平台思维、跨界思维、用户思维等多种类型,对于这种情况会将每一种思维表达从文中解析,独立加以标引,由此可以将计量分析的粒度从文献层面深入到内容主题层面。大部分的文献都对所提出的思维表达有所定义,但是也有

部分文献的描述较为笼统,例如以“新思维”为题名,对于这种情况会进一步标引出思维表达所应用的具体领域,以便于后续统计。

表 1 图书馆思维研究文献内容分析编码

文献篇名	……
作者	
发表年度	……
所在期刊	……
文中思维表达名称	……
对思维表达的定义	……
思维表达应用的领域	……

4 研究发现与结果讨论

4.1 图书馆领域思维研究文献的时间分布

以文献篇目作为统计单元,对文献按发表时间字段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从 1985 年开始以每 5 年作为一个统计周期,从结果看,可以把 2011 年作为一个分水岭,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到 21 世纪头 10 年,有关文献呈现出平缓上升的状态;而在 2011 年以后文献量开始快速上升。仅 2016 年以来所发表的关于思维的论文数量就超过了此前 20 年的总和。究其原因,主要是自 2011 年以来大数据、“互联网 +”环境逐步形成,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各类思维表达的爆发期,尤其是关于互联网思维的论述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时期内新的“思维”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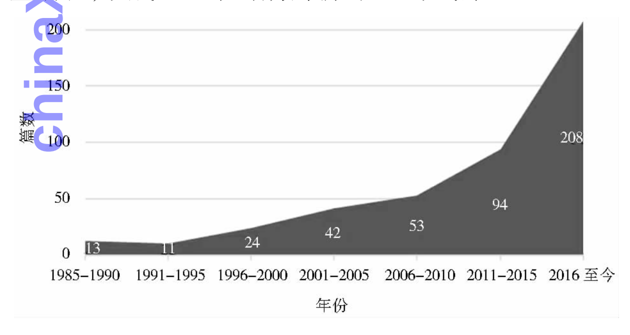


图 1 图书馆领域思维研究文献时间分布

4.2 图书馆领域思维研究文献的涉及场景

除去宽泛论述思维的部分文献,大部分文献都与特定的应用场景联系起来。经过对文献中的思维表达应用领域进行解析和统计,结果见图 2。

4.2.1 思维研究涉及的典型场景之一:图书馆服务

有 56% 的思维表达都与图书馆服务领域相关,在 2011 年以前的早期文献中,大部分涉及图书馆服务领域的表述都体现了“人本”理念的影响,从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观念出发来思考图书馆服务的实施,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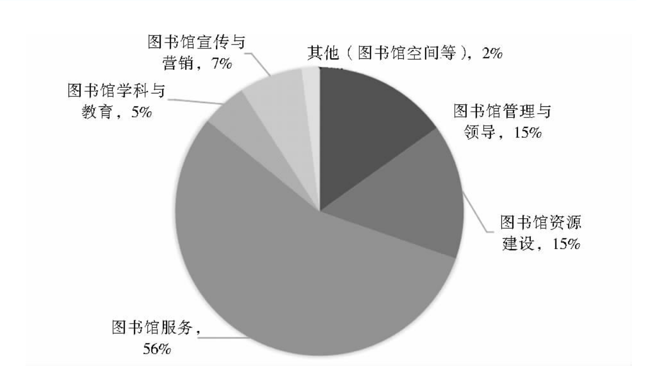


图 2 图书馆领域思维研究文献涉及场景分布

如在论述“图书馆服务的新思维与新策略”时,将其概括为“以读者为中心”,了解、满足、达到并超越读者的需求,深化服务内容,注重服务环境,同时也需要关心并满足馆员的需求[27]。在 21 世纪头 10 年图书馆服务领域发生的重要思维转向就是从“以图书馆为中心的地心说”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日心说”[28]。而 2011 年之后的文献,在论及图书馆服务领域的思维大部分受到了新技术及其应用的强势影响,尤其是 2015 年之后的思维表达基本上无法摆脱“互联网”或“数据”等技术元素的前缀。这或许也反映了人文与技术因素在对图书馆思维影响力上的此消彼长。

4.2.2 思维研究涉及的典型场景之二:图书馆资源建设

图书馆资源建设也是思维表达出现较多的领域。近几十年以来,图书馆资源形态及其处理方式经历了一系列深远变化,可以将其依次概括为“数字化”(原生数字资源涌现以及对于传统文献的数字化)、“开放化”(开放获取)和“数据化”(大数据及其应用),这些变化不仅冲击到具体的内容处理技术、工作组织方式,更触发了思维的变化,这同样也先后反映在有关文献中。典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论及“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新思维”时,有关文献仍限于在实体纸质文献范围内的配置,如调整图书与期刊间的经费比例、提升社会科学类图书比例等[29];而到 2000 年左右,同样论及“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新思维”,文献已经开始讨论平衡网上资源与实物比例,建立特色馆藏,并调整以纸质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以应对资源多样化的挑战[30];进入大数据时代,文献资源建设已经开始转向知识组织与资源发现,基于数据进行用户描述、行为预测与管理决策[31],而互联网思维更是渗透到资源采购、流通、处置等各个环节,体现在读者参与采购、创设采购平台、拓宽文献来源、实现跨界流通等方面[32]。

4.2.3 思维研究涉及的典型场景之三:图书馆领导与管理

有关思维的表述还较多出现在图书馆管理与领导领域,但是主要集中在2011年以前。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改变图书馆领导者的思维成为一些文献论述破解图书馆发展难题的抓手,出现了一批讨论图书馆领导者改进思维方式、提升思维水平的论述。而这之后对于图书馆领导者的关注有所降温,其中的原因可能源于新技术环境下的图书馆工作越来越复杂化和专精化,不同业务领域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33],图书馆管理领域的思维表达越来越专业化,产生和适用于特定群体;此外近年来图书馆整体的治理结构和内部业务架构不断健全完善。这些其实对图书馆领导者的思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需要提升思维的层次,从具体业务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集中凸显为形成战略思维[34],需要具备整体观念和全局观念,站在历史高位、价值高点、世界高度来观察和处理问题。

4.3 图书馆领域思维主题表达强度与变化

通过对解析出的思维表达进行词频统计,形成如图3所示可视化词云,词频用以反映思维主题的表达强度,从宏观上反映近40年来在图书馆学期刊上相关思维表达的使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①各类思维表达的种类较为丰富,表述较为多样;②互联网思维、数据思维、创新思维及创造性思维、设计思维、求同及求异思维等表达强度较高,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较多也较为集中;③有关思维表达以借鉴、迁移、借鉴与植入为主,与图书馆领域直接相关或“原生性”的专业思维较少。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思维的表述在近5年来异军突起,数量快速上升,表现出新技术环境下的“爆发”态势,也体现了图书馆领域思维表述相关性和专业性的增强。



图3 图书馆领域研究文献中思维表达可视化词云

与此同时,上述各种思维表达的出现、增长和衰减体现出十分明显的时间特征,且差异明显。由于图3只能静态地呈现各种思维表达的数量比较,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引入时间维度,生成如图4所示的历时演进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在2011年前后,不同思维表达出现的频数差异较大(例如2011年之后出现最多的“互联网思维”频数达到77,而在2011年之前出现最多的“创造性思维”频数也只有23,且占总数62%的思维表达的出现频数在4以下),因此在图4中纵轴并没有直接使用出现频数,而是对频数在4以上(含4)的思维表达标准频数进行对数函数标准化处理,转化为表征数据趋势的标准值,以更加完整、清晰地反映不同思维的比较演进趋势。

在由此生成的图4中,呈现了近40年来图书馆学文献中出现的主要思维表达的演进态势。从中可以发现,首先,从整体上看,2011年以来思维表达的相关研究进入活跃期,当前研究文献中出现的思维表达论述频度在历史上达到高点;其次,处在高点上的互联网思维、数据思维、设计思维等表达均出现在近10年,属于新兴表达;在2011年之前处在相对高点的创造性思维、开放思维、求同/求异思维在固定时段内集中涌现,之后又在短时间内进入低谷,被较少论及;此外,只有创新思维在文献中表现出较为持久和平稳的生命力,不过这种表达本身有时缺少专指性。

为了更好地呈现思维表达在2011年前后的变化对比,本研究依据各主要思维表达的出现频数与出现年份区间,制成图5,图中数值为各项表达频数。可见除创新思维(本身缺乏专指性)以外,相关高频思维表达基本全部洗牌更迭,这也反映出上文理论基础部分所分析的思维风潮的特点,以及思维表达用以观察图书馆发展变化的指标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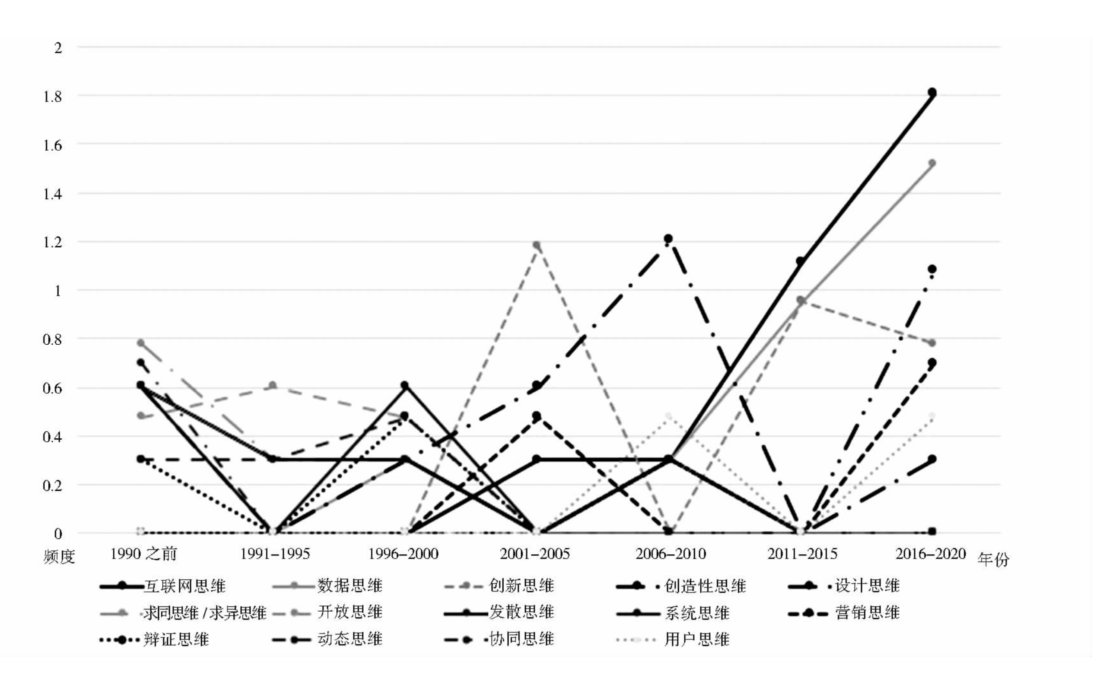


图 4 图书馆领域研究文献中思维表达的历时演进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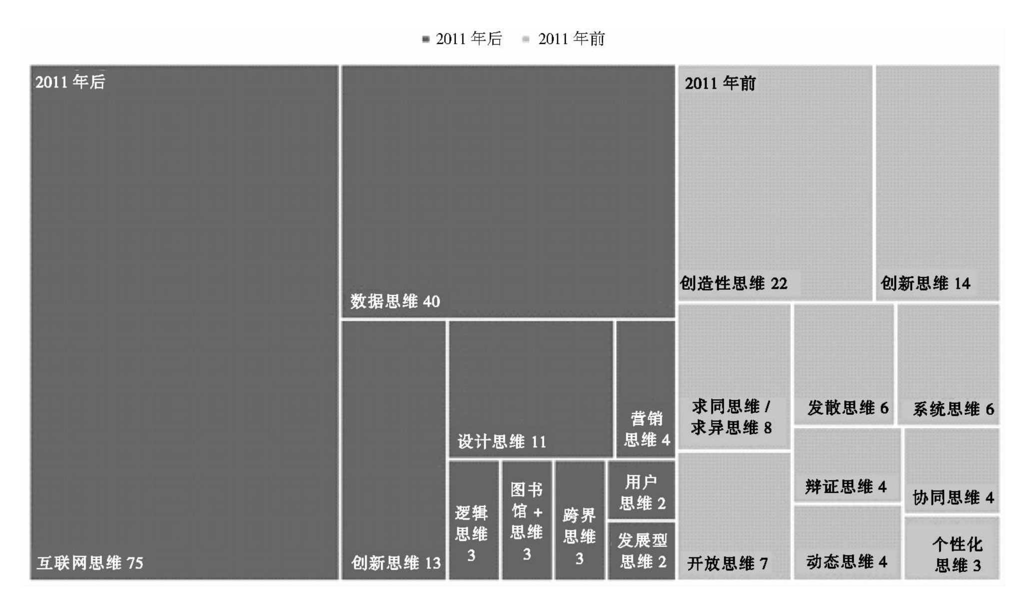


图 5 2011 年前后主要思维表达对比

4.4 图书馆领域典型思维表达与发展规律

4.4.1 图书馆领域思维表达的发展阶段

从内容层面看，2011 年前后文献中的思维表达背后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思潮。在 2011 年之前，有关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思维“建构”与“结构”，即开始把思维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层面加以关注，并以思维要素作为解释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变量，同时开始将一些一般性的思维方法引入对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思考，如创造性思维、发散性思维、逆向思维等；在 2011 年之后，有关研究的主题可以概括为思维“解构”与“重构”，即在后现代思潮影响和新技术冲击下对惯有思维及其影响进行反思，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维也针对原有思维具有颠覆性质，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互联网思维与数据思维。

4.4.2 建构/结构阶段的典型思维表述分析

图书馆领域在建构/结构阶段的典型思维表达如创造性思维、求同/求异思维、开放思维、发散思维等。这些思维表达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全球范围内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热潮的延续影响下[35]，80 年代重新打开国门的中国图书馆界在重寻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过程中，大量汲取了当时陆续传入的各类新概念与新表述。比如创造性思维

作为支撑科学研究的复杂思维活动,强调思维过程和结果的新颖性[36]。当时对创造性思维的引入和广泛探讨有助于打破过往封闭、僵化、教条的图书馆工作和研究局面,反映了图书馆活动对于科学化的追求。

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接轨与拥抱世界的国内图书馆界来说,所面临的已是一个急剧变化的信息环境,数字化的第一波浪潮已经来袭。此时图书馆界一方面要以开放思维吸收外界大量信息,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新的"古今之辨""土洋之争",在积极移植外来思想、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试图对图书馆已有的理论基础、体系结构、研究内容赋予新的内涵[37],并且在大量被开辟出来的空白领域进行概念构建。图书馆工作与研究的现代化、国际化、本土化同期进行,由此也涌现出一系列关于求同思维、求异思维的表达。

从总体上看,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国内图书馆界的典型思维表达更多来自于借鉴、吸收,或是重拾与重新发现,以及消化、整合,表现出一种建构/结构的过程与效果。当然,这一阶段的思维演进在丰富图书馆界观念领域的同时,也带有一些影响长远的局限。例如有文献指出这一阶段思维的发散性过强[38],乃至发散性思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39],而缺乏必要的聚焦收敛和持续深入构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图书馆学科与理论领域的谱系膨胀、观念庞杂、心态浮躁、焦点模糊与阵地迷失。

4.4.3 解构/重构阶段的典型思维表述分析

图书馆领域在解构/重构阶段的典型思维表达如互联网思维、数据思维、设计思维等。与上述建构/结构阶段不同,这一阶段的典型思维表达快速更新,呈现出全新图景:首先,明显体现出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的应用,更好反映了技术变革、制度创新与观念变迁的综合作用;其次,这些思维表达不再空泛,而是在表述中有较为明确的作用对象和应用场景。

以互联网思维为例,它是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综合作用下,对市场、用户、产品、价值链乃至对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40],是在泛在互联环境下,基于互联网的可用于重新审视一切活动的思想[41]。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互联网思维本身就是代表新的"数字文明"与"互联网文明"对工业文明传统中各类场景的颠覆与重构。互联网思维本身作为一个"容器",涉及了用户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生态思维等细分领域。这些表述所指的并不是特定的信息技术,也不是具体的管理运营方法,而是认识并改造旧方式的新思路,这时思维表达恰如其分地充当了图书馆发展中的解构/重构工具。

表2通过实例说明了这一阶段相关思维表达在图书馆领域的解构/重构作用。尽管都存在借鉴与迁移,但是不同于早期建构/结构阶段对思维表达形而上学的演绎,在解构/重构阶段思维表达的问题意识更为清晰,也更多地来自图书馆实践场合中自下而上的涌现与归纳。由于互联网思维、数据思维、跨界思维等本身源自于互联网开放环境,信息技术成为新兴思维表达与图书馆实践之间的共同纽带。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到图书馆服务,再到图书馆管理,图书馆作为重要的社会知识机构,其自身的发展变革为新思维的应用、生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表2 解构/重构阶段的典型思维表达示例分析

典型思维表达	应用场景示例	旧有方式	解构/重构
用户思维	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	基于传统馆配渠道采购	读者参与采购
生态思维	出版与图书馆关系	上下游关系	不同生态位之间的竞合关系
平台思维	图书馆定位	图书馆作为场所与门户	图书馆作为开放知识社区
数据思维	图书馆管理决策	凭借经验决策	数据驱动决策
设计思维	图书馆活动组织	基于现有文献等资源	基于解决问题与激发创想
跨界思维	图书馆阅读推广	图书馆作为单一组织主体	图书馆与社会多元主体合作

4.4.4 图书馆领域思维表达的发展趋势

纵观图书馆思维研究内容主题随时间发展的变化规律,显示出本土化和专业化两种倾向。本土化表现为有关研究越来越贴近于本土语境和本土场景。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事业从沉寂期复苏,具有重建、复兴并与世界重新接轨的强烈意愿,与80年代全社会的"文化热""西学热"相伴随,各种外来新观念、新思维也影响并浸入到图书馆领域,一系列一般性的思维表述被介绍在图书馆专业期刊上,成为推动图书馆建设发展的观念武器。

而后有关研究从单纯引入思维概念转向立足于本土实际情况和特定问题寻找思维工具。近10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特别是互联网信息科技水平的提升,新技术与新业态催生了一系列新思维和新理念,

并形成了诸如互联网思维这种高度凝练化和特色化的思维表达;专业化表现为有关研究越来越贴近于图书馆具体实践,回归于图书馆自身活动领域[42],从盲目引进概念表述转为从专业实践活动中内生性地总结提炼思维变革。近年来图书馆专业期刊中出现的思维表述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作用于图书馆特定的业务场景。

5 结语

借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加德纳(H. Gardner)的分类[43],可以认为新的改变产生于 3 种领域:"湿件"(wetware,即头脑、认知与思维)领域、"干件"(dryware,即技术与硬件设施)领域和"善件"(goodware,即价值观与伦理道德)领域。在图书馆发展的"干件"领域和"善件"领域均得到研究视野覆盖的前提下,本研究试图重点关注图书馆领域思维的变化。

思维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思考问题的逻辑,是实践活动的产物[37],由知识、观念、习惯等要素逐渐递进、不断沉淀而成,因此思维也具有时代性、社会性;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着体现时代潮流的知识成果和思想观念,会融入到思维之中[44],形成代表历史特征的思维方式及其表述和应用。

在图书馆的持续发展变革中,思维提供了一种底层逻辑,而对于思维的表达则提供了一种观察图书馆变化过程的表征。近 40 年以来图书馆研究领域思维表达的变化反映了内在观念与外在环境的共同变革。在图书馆发展变革中具有生命力和促进作用的思维表达源自于新技术、新方法的有效联动。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思维的爆发期,需要把握好当前数据、科学、技术"聚合"的新机遇,对有价值的新思维进行深入阐述和应用,并为未来知识社会贡献出具有图书馆员职业特色的专业思维。

参考文献:

[1] 张彦斌. 互联网思维不能庸俗化[J]. IT 时代周刊, 2015(9):62-63.
[2] 王宗义. 专业思维与专业方法——关于当代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散思[J]. 图书情报工作,2009,53(21):21-24,133.
[3] 田利. 设计思维的表达与演进——评介《草图·方案·建筑:世界优秀建筑师展示如何进行设计》[J]. 华中建筑, 2006, 24(7):15-20.
[4] 陈超. 新时代亟需新思维——新时代图书馆发展战略思考[J].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 2018(2):6-10.
[5] 苗启明. 论观念本位的思维方式:信念思维[J]. 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4):61-65.
[6] 张志宏. 论思维特质与文化观念之共识[J]. 江汉论坛, 2017(12):68-76.
[7] 金丹元. 对当下艺术观念与艺术思维之双重变革的思考[J]. 艺术百家, 2018, 34(3):39-43.
[8] 张恒山. 论法治思维的观念基础[J]. 理论与改革, 2013(4):5-8.
[9] 杜威. 我们如何思维[M]. 伍中友,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10] 于良芝. 图书馆学导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1] 陈传夫,陈一. 图书馆转型及其风险前瞻[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7(7):32-50.
[12]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刘守英,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
[13] 张海丰. 回到凡勃伦制度主义:诺思的制度理论是演化的吗?[J]. 社会科学,2018(8):45-54.
[14] 高名姿,陈东平. 契约视角下的农地流转供需不匹配——直接识别与经验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8):72-81.
[15] 谢冬平. "常"与"变":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运作审视[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5):16-20.
[16] 陈中立,杨楹,林振义,等. 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7] 张晓林. 开放获取、开放知识、开放创新推动开放知识服务模式——3O 会聚与研究图书馆范式再转变[J].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3, 23(2):1-10.
[18] 李广建. 技术史是窥见图书馆发展规律的一面镜子[J]. 图书馆论坛,2016(5):1.
[19] 王铮. 美国早期城镇图书馆组织治理制度考察[J]. 情报资料工作,2016(5):17-22.
[20] 赵益民. 国家图书馆业务管理机制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21] 王铮. 制度演进视角下图书馆变革的国家样本解读——《国家图书馆业务管理机制研究》读后[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1):103-109.
[22] 王蕾. 第一届图书馆史学术研讨会综述[J]. 图书馆建设,2007(1):115- 117.
[23] 陈定权. 图书馆技术史(1954-)研究:缺失、框架与价值[J]. 图书馆论坛, 2016(5):2-8.
[24] 巴拉巴西. 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M]. 马慧,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
[25] 思维和语言[EB/OL]. [2020-06-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9D%E7%BB%B4%E5%92%8C%E8%AF%AD%E8%A8%80/2958702? fr=aladdin.
[26] 吴丹,徐爽,李秀园,等. 近十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理论使用分析[J]. 图书与情报,2019(6):41-51.
[27] 王宗义. 专业话语:实践描述与思维构建——关于当代图书馆活动的若干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7):13-23.
[28] 李海英. 图书馆服务的新思维与新策略[J]. 图书馆论坛,2010(10):93-95.
[29] 张晓林. 颠覆数字图书馆的大趋势[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5):4-12.

[30] 刘省泉. 高校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新思维[J]. 情报杂志,1998(6):96－97.
[31] 石惠侠,谢林. 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建设新思维[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2):31－33.
[32] 高琳. 大数据思维与图书馆知识资源发现[J]. 图书与情报,2015(1):128－130.
[33] 李慧,林永春. 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建设探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9(7):83－87.
[34] 王铮,张鹏. 海外新型图书馆员岗位研究[J]. 情报资料工作,2015(2):106－111.
[35] 柯平.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馆长[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1(1):6－11.
[36] 谢元泰. 图书馆学研究与创造性思维[J]. 图书与情报,1985(Z1):61－64.
[37] 庄寿强. 普通创造学[M].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01.
[38] 单波. 当代图书馆学界思维方式的变革[J]. 图书情报知识,1986(1):11－14.
[39] 三思. 在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评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贝尔纳现象”[J]. 图书馆学研究, 1987(3):1－5.
[40] 刘迅. 在“低谷”表象的背后——图书馆学学科规律与思维规律探讨[J]. 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1):71－75.
[41] 王世伟. 未来图书馆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J]. 图书馆建设,2011(12):1－5.
[42] 陈远,蔡金奎,许亮. 互联网思维环境下智慧图书馆发展的思考[J]. 现代情报,2015,35(11):38－42.
[43] 加德纳. 改变思维[M]. 任恺,吴珍,刘沛,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4] 张健. 图书馆结构模式与思维方式[J]. 四川图书馆学报,1989,50(4):8－14.

作者贡献说明：
毛平：文献调研，资料收集，论文撰写；
王铮：思路设计，数据分析，论文撰写与修订；
蒋星：资料收集，数据分析。

Thinking Expression, Applica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Library

Mao Ping[1] Wang Zheng[1,2] Jiang Xing[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2]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thinking expressions emerging in the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in addition to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form of library. By combing the typical thinking expression and its application situation and evolution, to understand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and reform.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ed the thinking expressions on the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of library science, analyzed and formed the thinking expression index could be measured, and analyzed time distribution, scenes distribution, expression intensity and variation rules,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measurement and content analysis. [**Result/conclusion**] Since 2011, the number of thinking expressions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has been growing rapidly, which is mainly used in library service, resource construction, leadership. The current thinking expressions reflect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nd the tendency of loc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Keywords: thinking concept library change Internet thinking data thinking